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大系

安娜·卡列宁娜

(上)

[俄] 列·托尔斯泰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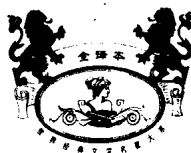
北京文艺出版社

安娜·卡列宁娜



齐博雅 译

(上)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安娜·卡列宁娜



齐博雅 译

(下)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主要人物表

斯捷潘(小名:斯季瓦)·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

达里娅(小名:多莉)·亚历山德罗夫娜 奥布隆斯基的妻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长女。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宁娜 奥布隆斯基的妹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 安娜的丈夫。

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

康斯坦丁(小名:科斯佳)·德米特里奇·列文

卡捷琳娜(小名:基蒂,卡佳)·亚历山德罗夫娜 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小女儿,列文的妻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 列文的同母异父哥哥。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

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夫人

贝特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 安娜的女友。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 卡列宁的女友。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①。

① 引自《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全句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7.10.3/03

第 一 卷

1

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妻子发现丈夫和他们家过去的法国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于是向丈夫提出，不能再和他生活在一起了。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天，这件事情不仅夫妻双方感到痛苦，全家老少，上上下下，都感到痛苦。全家人都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共同生活在一起了，他们觉得，他们——奥布隆斯基家的人们——的关系还不如随便一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们的关系密切。妻子三天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丈夫三天了没有在家。孩子们像丢了魂似的，在楼里到处乱跑。英国家庭女教师和女管家吵了一架，于是写信给女友，要求女友代她谋一个新的职位。昨天恰好是该吃午饭的时候，厨师却不见了。打杂儿的厨娘和马车夫也提出不干了。要求结算工钱。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斯季瓦——早晨八点钟醒来了，他通常都是这个时候醒来。他晚上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自己书房的皮沙发上。他扭动着养得又肥又胖的身躯，翻了一个身，似乎还想睡上一大觉。他把枕头紧紧地搂在怀中，把脸颊紧贴在枕头上，突然从沙发上坐起来，睁开眼睛。

他愣着神儿，回想着梦里的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对了！阿拉宾在达姆斯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斯塔特，是在美国的一个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在美国，

阿拉宾是在镶有玻璃的桌子上举行的宴会。桌子唱起了《我的宝贝》^①，不，不是唱《我的宝贝》，唱的是一首更好听的歌。还有许多小酒瓶，原来都是些女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露出愉快的神情，他面带笑容，陷入沉思。“是的，太好了，太妙了，有趣的事还多着呢，只是难以言表。”这时，他发现一缕阳光透过呢绒窗帘侧面的缝隙射进屋来，他开心地把脚从沙发上伸下去，搜寻他的金黄色的软皮拖鞋——拖鞋上有他妻子绣的花，这是去年他生日时，妻子送他的礼物——并且他还没有站起来，就把胳膊伸向卧室中挂便服的地方，这是他9年来的老习惯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想起来，他为什么晚上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自己的书房里。他立刻收起了笑容，皱起了眉头。

“唉！唉……”他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回忆着发生的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细节，他的尴尬处境，令他痛苦不堪的他自己铸成的过错，一齐涌上心头。

他想：“是的，她是不会宽恕我的，她也不能宽恕我。糟糕的是把过错都加在我的头上，可是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唉！唉！”他一边自悲自叹着，一边咀嚼着这次吵架带给他的痛苦。

他高高兴兴地从剧院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梨，准备给妻子的。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在卧室里找到的。她手中拿着那封暴露了隐秘和给他招来麻烦的信。此时此刻，他感到比任何时候都痛苦。

在他看来，多莉头脑简单，平常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操不完的心，可是现在，她手里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坐着，带着恐惧、绝望和忿怒的表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这个？”她指着那封信问。

当提起这件事时，像往常一样，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苦恼的并非这件事本身，而是他如何回答妻子的问话。

此时此刻，他的处境应该是很尴尬的，因为他的极不光彩的行为被发现了，可是他在妻子面前的面部表情完全不像是他的过错被发现后应该有的表情。他没有一点委屈的表现，没有矢口否认，没

① 歌名的原文系意大利文。

有为自己辩解，没有请求宽恕，甚至一点也不紧张——他表现得多么糟糕——他的脸上突然情不自禁地露出一种善意的傻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的反射作用”）。

他不能原谅自己的这种傻笑，因为多莉看见他脸上的傻笑，好像身体被刺了一下似的，哆嗦了一下，她立刻火冒三丈，说了一大串激烈的话，跑出房间去了。从此以后，她就不愿再理睬丈夫了。

“这都怪我，为什么我要傻笑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这样想。

“但是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地说，却找不到答案。

2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他对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他现在 34 岁，正当英年，是个情种。他不爱他的妻子，不爱这个只比他小 1 岁、已经做了五个活着的和两个夭折的孩子母亲的妻子。他对他所做的这件事并不后悔，他后悔的只是没有能把这件事瞒过他的妻子。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很沉重，他很怜悯妻子、孩子和自己。要是他料到这件事对他的妻子影响这么大，他会设法把这件事瞒过妻子的。他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妻子已经察觉他不忠于她了，她只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罢了。他甚至觉得，她已经是一个衰老的、没有什么姿色和魅力的女人，她只不过是一个好母亲罢了。说句公平话，她这种情况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不应该太苛求了。可事实却完全相反。

“啊呀呀！可怕！可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却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在这之前，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好啊！她很喜欢自己的孩子，所以她感到很幸福。什么事情我都顺着她，她完全按她的意愿照管孩子，管理家务。当然，糟糕的是‘她’是我们家的家庭女教师。追求家庭女教师，多么庸俗，多么低级，太不像话了！可她是一位多么迷人的家庭女教师啊！（他回想着罗兰姑娘的那双机灵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不过当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强忍着没有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糟就糟在她已经……好像这一切都是上帝有意安排好的！啊呀呀！怎么办呢？怎么办

呢？”

除了生活对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的一般答案外，没有别的答案。这一般的答案就是：得过且过，把一切烦恼都丢在脑后。但是现在已经不能靠睡觉来排除烦恼了，至少在黑夜到来以前不能，因此也就不能重新陶醉在听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中了。看来，只有稀里糊涂地打发日子了。

“走一步说一步吧，会有办法解决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地说。他站起来，穿了一件灰面蓝绸里的便服，把腰带系好，用他那宽大的胸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着习惯了的落地有声的步子，移动着轻松地支撑在八字脚上的肥胖身躯，走到窗前，拉起窗帘，使劲摇了两下呼叫仆人的铃。他的亲信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刻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主人的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他的理发师也跟着马特维走了进来，手里拿着理发工具。

“衙门里有公文送来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接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下，问道。

“在桌子上。”马特维回答说。他用一种同情和疑问的目光看了看老爷，稍微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补充说：“马车店的老板派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从镜子里瞅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俩在镜子里相遇的目光可以看出，他们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神似乎在问：“这你还要说吗？难道你还不知道？”

马特维把两手插进上衣口袋里，一只腿稍向前移动了一下，带着一丝温和的微笑，默默地看了看老爷。

“我让他们礼拜天来，在此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白跑一趟。”他把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话说了一遍。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马特维是想开个玩笑，好引起对他的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出几个经常容易拼错的字，顿时眉开眼笑起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来。”这时理发师刚刚在他那长长的、鬃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他让理发师的那只光溜溜、胖乎乎的手停下来，说道。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和老爷一样懂得安娜·阿

尔卡季耶夫娜这次来访的意义，也就是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妹妹有可能促使他们夫妻和好。

“是她一个人来，还是他们夫妇同来？”马特维问道。

这时理发师正在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上嘴唇，他不能张口说话，就竖起一个手指头。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那就让她住在楼上？”

“你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①，她会吩咐的。”

“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犹豫地问道。

“对呀！你去告诉她，给你，拿上电报，交给她，她会吩咐的。”

马特维心里明白，“你是想让我去试探一下。”但嘴上却说：

“遵命，老爷！”

当马特维脚穿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手里拿着电报，回到房间里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梳洗完毕，正在穿衣服。理发师已经不在。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向您禀报，说她要走了，让他，也就是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马特维眼睛中露着笑意说道。然后他把两手插在衣袋里，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瞅着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作声。随后他那动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和善的、带点苦涩的笑。

“马特维，你瞧，怎么样？”他摇着头说。

“没关系，老爷，问题会解决的。”马特维说道。

“会解决吗？”

“一定会解决的。”

“你这么认为吗？是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到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就问道。

“是我，老爷。”这是一个女人的清脆悦耳的声音，接着从门外探进来奶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那副端庄的、有点麻点的面孔。

“是马特廖娜！有什么事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① 即多莉。

尽管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妻子之间发生的这件事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罪魁祸首，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可是家里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奶母在内，都站在他这一边。

“有什么事吗？”他懊丧地问。

“您去一下，老爷，再去认个错。可能会起作用的。她太痛苦了，太可怜了。弄得家都不像个家了。老爷，也该可怜可怜孩子们，去认个错吧！怎么办呢？解铃还须系铃人……”

“可是她不愿意理睬我，不愿意听我……”

“该您做的您尽量去做。上帝是宽厚的。您要祷告上帝，求上帝保佑。”

“好罢，我去认错，你走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脸涨得通红，说道。这时，他一边对马特维说：“给我拿衣服来，更衣。”一边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的便服。

马特维两手举着衬衫，吹掉上面用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的灰尘，然后就像给马上套一样，把衬衫高兴地穿在老爷的保养得肥胖的身躯上。

3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上香水，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袖子，用习惯的动作分别把香烟、火柴、钱夹子和系着双链和坠子的怀表装进习惯装的衣袋里，把手帕抖了抖，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事，可他还是那么讲干净，那么健壮，那么精神焕发，浑身散发着香气。他轻盈地摆动着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咖啡旁边放着衙门送来的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是一个商人写来的，这封信引起他的不快。这个商人打算买他妻子领地上的一片林子。这片林子是要卖的，但是他同妻子和好以前，不可能谈卖林子的事。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他和妻子能不能和好，掺杂上了经济利益。当他想到，他可能受这种经济利益的左右，为了卖掉这片树林，他会寻求同妻子和解的途径时，他就觉得受了侮辱。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完信，把衙门送来的公文用手擲到自己跟前，迅速翻看了两个案件，用粗铅笔做了若干记号，就把公文推开了。然后拿起杯子，喝起咖啡来，他边喝咖啡，边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订阅的是一份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自由主义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报纸。虽然他对科学、艺术和政治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坚决拥护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只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跟着改变。更准确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观点，而是观点在他脑子里不知不觉起了变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既没有选择哪一个派别，也没有选择哪一种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己找上门来，就像他并没有选择帽子或礼服的式样一样，人们戴什么帽子穿什么礼服，他就戴什么帽子穿什么礼服。他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必然会有思想活动，而思想到了人生的成熟期又会发展，所以他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就像必须有一顶帽子一样。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像他圈儿里的多数人那样选择保守派，而是选择了自由派，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合乎情理，而是因为自由派比较接近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简直糟透了，确实如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债台高筑，太缺少钱了；自由党说，结婚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他带来乐趣，却迫使他不得不撒谎，不得不乔装打扮自己，可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党说（或者确切地说，是暗示），宗教只是约束那些野蛮人的，确实如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祈祷，也站得他两腿酸痛，难以忍受，他还不明白，如果今生今世能生活得快乐一点，多好，为什么要用一些既美妙又可怕的词句来谈论来世，这有什么用。此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喜欢开玩笑，他有时捉弄那些温顺的人，看到他们的窘态，他很开心。比如他说，如果要夸耀祖先的话，就不应该只夸耀留里克^①，而不承认我们的老祖宗是猴子。总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完全接受了自由派的思想。他喜欢看报，就像饭后必须抽根雪茄烟一样，他的头脑就可以腾云驾雾地遐想。他读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人叫嚷说，似乎激进主义要吞掉一切

^① 留里克——被认为是俄罗斯国家的奠基人。

保守分子，似乎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根除革命祸患，这种叫嚷完全是徒劳的。社论接着说，正相反，危害社会的并不是那种假想的革命祸患，而是那些阻碍进步的顽固的保守势力。他读了报纸上的另一篇涉及财经问题的文章，文章提到了边沁和密勒^①，并且嘲讽了政府的一个部。他凭着敏捷的头脑，能分析出任何嘲讽的涵义，即这种嘲讽的发难者是谁，嘲讽针对的是谁，起因是什么。这种分析往往会给他带来某种乐趣。但是今天，他却没有这种兴致，因为他想起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麻烦事。他从报上还看到，据传闻，贝斯特伯爵已经到了威斯巴登，以及治疗白发、出售轻便马车、青年征婚等的广告。但现在他看了这些消息，不像过去那样觉得好笑和开心了。

他看完报纸，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黄油面包，站起身来，拍打掉落在西服坎肩上的面包渣儿，挺直了宽大的胸脯，开心地笑了笑，这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胃口不错。

不过这一笑反而使他想起发生的事情，他又陷入沉思中。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到门外有孩子的声音，他听出这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不知拉着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弄倒了。

“我说不能让乘客坐在顶上，快扶起来！”女孩子用英语大声嚷道。

“真是乱成了一锅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里想，“孩子们就这样乱跑。”他走到门口，向孩子们招呼了一声。孩子们撂下当火车玩儿的盒子，走进房间。

女儿是父亲的宝贝，她毫无顾忌地、兴高采烈地跑到父亲跟前，用双手搂住父亲的脖子，同时像往常一样，闻到了父亲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香水味儿，最后，女孩子吻了一下他那因弯腰而涨得通红的慈祥的脸颊，就放开手，想要跑开，可是父亲把她拉住了。

“妈妈怎么样？”他用手抚摸着女儿那光滑细腻脖子，问道。同时他又笑着对男孩说了声“你好”，以此来回答男孩对他的问候。

^① 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

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他意识到他不怎么喜欢男孩，但总是尽量做到一视同仁，男孩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用微笑回报父亲那冷淡的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是一宿没有睡觉。”他心里这样想。

“妈妈今天高兴吗？”

女孩子知道父母亲吵过架，母亲不可能高兴，父亲应该知道，他这么若无其事地问，是装出来的。由于父亲的这种表现，女孩子的脸一下红了，父亲立刻明白了，脸也红了。

“不知道。”女儿说，“她不让我们上课了，让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奶奶家去玩儿。”

“那就去吧，我的小塔尼娅。啊，对了，等一等！”他仍然拉着她，抚摸着她那柔软的小手，说道。

他从壁炉上拿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选了两块女儿爱吃的糖——一块巧克力，一块水果软糖——给了女儿。

“这块给格里沙吗？”女孩子指着那块巧克力说。

“对！对！”他又摸摸她的小肩膀，吻吻她的头发和脖子，才放她走。

“马车备好了。”马特维说，“对了，有一个要求接见的夫人。”他又补充说。

“她等了很长时间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道。

“半个来钟头。”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有人来要立刻报告我！”

“也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马特维说话的语调虽然粗鲁，但他是好意，所以不可能生他的气。

“那就让她马上进来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皱起眉头，不悦地说道。

要求接见的夫人是加里宁上尉的妻子。她提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而也是办不到的。不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是按常规让她坐下，专心地听她讲，中间也没有打断她的话。然后他详细地告诉她，这事应该去找谁，应该怎么说，并且还为她给能帮她的人敏捷、流畅地写了一封字体奔放、漂亮、清晰的信。上尉的妻子走了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停了一下，看忘记了什么没

有。原来他除了想把妻子忘掉以外，什么也没有忘掉。

“哎呀！”他低下头，英俊的脸上露出发愁的样子，“去还是不去呢？”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内心是不想去，去了，也不是真心，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可能改善，这是因为她不可能再成为那种富有魅力的能引起别人爱慕的女人，而他呢，还没有成为一个风烛残年、不能去爱女人的老头。现在除了欺骗和撒谎，没有别的办法，而欺骗和撒谎是违反他的天性的。

“不过还是得去，总不能这样下去。”他尽量给自己打气，使自己能增加勇气。他挺起胸脯，掏出一支香烟，点着，吸了两口，就丢进用贝壳做的烟灰缸里去了。他快步穿过昏暗的客厅，推开另一道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4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一件短上衣，站在橱柜前面翻找东西，满屋子都是翻得乱七八糟的衣物。她的脸渐渐地消瘦下去，所以她那双惊恐不安的眼睛更显得大了，想当年，她也曾有过一头浓密的秀发，可现在已经稀稀疏疏了，所以她把头发扎成辫子，盘在脑后。当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时，手停下来，瞅着门，想竭力装出一副严厉和轻蔑的表情，但怎么也装不出来。她觉得她怕他，怕这时候见到他。她刚刚在做这三天来有十次了想要做的事：把孩子们的衣物和自己的衣物收拾出来，带上它们回娘家去，可她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现在也像上几次一样，她对自己说，不能就这样了事，她应该想法子惩治惩治他，使他丢丢面子，报复报复他，也让他尝尝他给我造成的痛苦——哪怕是我的一小部分痛苦——是什么滋味。她还对自己说，她可以离开他，但又觉得不可能，因为她不可能不认为他是自己的丈夫，不可能不爱他，因为这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习惯。此外，她觉得，在这里她还照顾不好自己的五个孩子，要到了她和孩子们要去的别的地方，孩子们的情况就会更糟。这三天里，最小的孩子因为喝了不干净的肉汤而病了，而其他孩子昨天几乎没有吃午饭。她觉得她不能走，可她仍然收拾着衣物，装出要走的样子，来自欺欺人。

她一看到丈夫，就把手伸进橱柜的抽屉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当丈夫一直走到她跟前，她才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她本想板起一副严厉的、果断的面孔，可是却流露出一种失落的、痛苦的表情。

“多莉！”他低声地、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妻子。他把头缩进脖子里，想装出一种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是他仍然显得容光焕发，身体健壮。

她用目光迅速地把站在面前的容光焕发、身体健壮的丈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她想：“是呀！他多么幸福啊！他倒是心满意足了！而我呢？他这种和善反而使人厌恶，可是人们还喜欢他，夸奖他，而我恨透他的这种和善了。”她的双唇紧闭，脸色苍白，右脸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

“您有什么事？”她甩给他这么一句话，说话的声音都变了，都不是自己的了。

“多莉！安娜今天来。”他用颤巍巍的声音说道。

“她来不来，与我何干？我又不可能接待她！”她大声嚷嚷道。

“可真是的，但是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看都不看他，只是大声嚷嚷着，她的叫声好像是由于肉体的疼痛引起的。

刚才，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看见妻子前，他的心情还很平静，他还能指望像马特维说的“问题会解决的”，他还能平心静气地看报和喝咖啡，可是当他看到妻子那痛苦不堪的面容，听到妻子那听天由命的、绝望的嚷嚷声，他的喉咙里好像堵了一块东西，连气都喘不上来，眼眶里闪着泪花。

“我的天，我做了些什么事呀！多莉！看在上帝的面上！……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呜呜地哽咽起来。

她“砰”的一声把橱柜门关上，瞅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原谅我吧，原谅我吧……你知道，我们已共同生活了九年了，难道还不能原谅我一时的……一時的……”

她垂下眼皮，听着，看他还说什么，好像是在央求他说，那件事不是真的。

“一时的风流……”他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还想继续往下说。

她听了这句话，就好像浑身肌肉疼痛似的，又紧闭双唇，右边脸颊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

“走开，从这里走开！”她更加严厉地嚷道，“别跟我说你的风流，别跟我说你干的那些下流的事！”

她想离开，可是身子摇晃了一下，她赶紧抓住椅背。他只觉得脸发胀，嘴唇也发胀，眼里噙满泪水。

“多莉！”他哽咽着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是无辜的。都是我不好，任骂任罚由你，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能做到的我都去做！是我的罪过，我罪孽深重！可是多莉，你要原谅我！”

她坐下了。他听见她沉重的喘气声，别说多么可怜她了。她有好几次想开口说话，但是说不出来，他等着。

“你想起孩子们，就是跟他们玩儿，而我一想到孩子们，就觉得他们现在被毁了。”她说道，显然这后一句话是她这三天来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的一句话。

她对他说说话时用了“你”而没有用“您”，这使他非常感激，他看了她一眼，往她跟前移动了一下，想去拉她的手，可是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躲开了。

“我想着孩子们，所以只要能拯救他们，我赴汤蹈火都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拯救他们：是把他们带走，离开他们的父亲呢，还是把他们留给贪图女色的父亲，是的，就是贪图女色的父亲……哎，你说呀，这件事情以后，难道我们还能一起生活吗？难道这可能吗？你说呀，难道这可能吗？”她提高嗓门，问了又问，“在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和自己孩子的女教师有了私情以后……”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用一种可怜的语调说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您真可恶，我讨厌您！”她大声嚷嚷道，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一文钱不值！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真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真卑鄙！我厌恶您，恨您，我不认识您，是的，我根本不认识您！”她带着痛苦的、疾恶如仇的情绪竟说出连自己都觉得可怕的“我不认识您”这样绝情的话。

他看了她一眼，她脸上的愤恨的表情使他又害怕，又吃惊。他不明白，他对她的怜悯反而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只是可怜